

## “宁波府台札”释疑

马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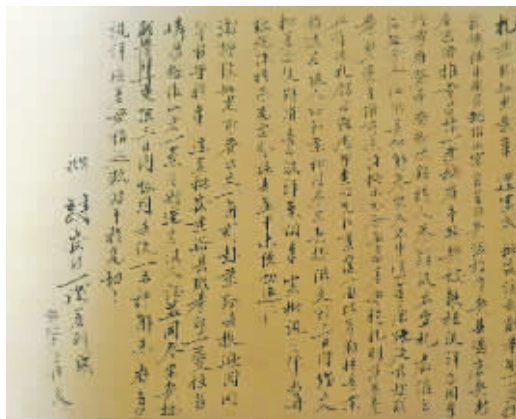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有幸得《清代档案图集》(以下简称《图集》)一书。该书装帧设计大气、考究,全部采用铜版纸彩色印刷,且内容翔实,分公文信札、房契、地契、租契典契、纳户执照、户则清册等七大部分,并邀请了名家作序。

粗粗翻看,个别部分的图片释读还是稍有遗憾。尤其是“公文信札”部分,一共只有两张图片,其中“宁波府台札”还不足三百字,明显差错竟超过十处。

如“札慈县知悉,案奉道宪成批发”句,其释读成“札,慈县知悉,案,奉道宪成,批发该县……”,不仅断句有误,还将“咸”字解释为“全、都”的意思。窃以为,这是释读者不了解古代公文的行文程式所致。准确的解读应该是“按宁绍台道台大人批示发此公文”。道宪成即咸龄,满洲人,原任上海道道台,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四月十二日,两广总督耆英奏请与宁绍台道台麟桂对调。该件正是咸龄任宁绍台道台时,按照他的批示由宁波府发出的公文。

又如,“该县职举郑一夔控翁麟、陈永刚等越占山宕……等情一案”。其释读成“批发该县职举郑一夔控翁麟,陈永刚等越占山宕……等情一案”。除断句及标点有误外,还将郑一夔解释为“清光绪年间慈溪县举人”。这就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了。郑一夔是旧慈溪半浦郑怀清之子,曾在道光七年与郑芬一起捐田三十一亩助半浦渡。据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记载,“一夔,字足人,道光十一年举人,大挑二等,官丽水教谕。邑中义举多与焉,承父怀清志,倡建校士馆,费三万金。议叙加运同衔,朝廷以乐善好施旌之。”

再如,将落款“廿八年十二月廿四,发照谕差刘成”释读成“于年封发照谕差刘成”,将“廿八年”读成“于年”,将“十二月廿四”读成“封”,也真难为释读者了。即使是“于年”,按当时的书写习惯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真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文中的“廿八年十二月廿四”是我国传统的数码字。数码字除了宁波俗语所称的“柴爿码子”,还包括“斤两码子”以及约定俗成的年月日的表达方式等。看来释读者除了对古代公文的行文程式不了解外,还不认识数码



宁波府台札

字。其实,数码字在阿拉伯数字引进之前,无论官府、民间都是常用的,用途还相当广泛,如“钱”改“克”之前的中医药方;如砌屋时柱、梁、檩的记号等。笔者小时候见到过老式账簿,账房先生就是使用“柴爿码子”记账的;至于传统的年月日表达方式,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老先生在使用。

其他差错如“即发”读成“印发”,古代文札都是手写的,没有印发一说。“暨”读成“既”,“去后”读成“之后”、“事理”读成“可理”,“先行”读成“先乃”,“究处”读成“究交”,“并干”读成“并于”,“一并”读成“一等”,如此等等。问题是字读错了,意思就不明白了,如“究处”是“追究处理”的意思,读成“究交”怎么理解呢?“并干”是“脱不了干系”的意思,而“并于”就难读了。很多地方随着字错,断句也跟着错,意思更是模糊不清。

写此短文,笔者仅仅出于对这本《图集》的喜爱。真诚希望有关部门,今后出版古代图片集、古籍时,对古文的解读一定要认真,以免以讹传讹、误人子弟。当然,这本《图集》绝大部分的释读还是准确的,仅此瑕疵,并不影响该书成为“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”。

## 已经消失的数码字

叶龙虎

我国的数码字,是已经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作为表示数目的符号,数码字既不是汉字,也不同于汉字当时自右至左的书写习惯。在广泛使用阿拉伯数字之前,数码字曾经长期应用于社会经济、政治的各个领域。

数码字又称“算筹码子”,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、生活中发明的。据《中国通史·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》记载,我国在商周时期已出现记数的符号,唐代开始用数码记数,宋元时期逐步得到完善。司马光的《潜虚》,就用“义”代表“四”。到了明代,数码字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,尤其流行于工商业最发达的苏州,被称作“苏州码子”。这一时期,数码字发展快速,把单一形式的记录发展成纵横交替形式的记录(纵式为:|,||,|||……;横式为:一,二,三……)。记个位时用纵式,记十位时用横式,记百位时又用纵式,记千位时又用横式,不仅简便,还一目了然。正因为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,所以各行各业对数码字有不同的称谓:记账用的叫“账码字”;裁缝铺用的叫“衣码字”;屠宰场用的叫“肉码字”;中医开药方用的叫“药码字”;专门用于计重的叫“斤两码子”,如此等等,约定俗成,大同小异。

因为数码字的样子像劈好后平面晒着的一根根柴爿,宁波一带就形象地将它称作“柴爿码子”。据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的赵伟伦先生说,他大伯在世时,家里两间门面的老字号德康南货店,一直采用柴爿码子记账。这种记账方式,一直到上世纪中叶公私合营时,才被新式

簿记所采用的阿拉伯数字替代。笔者小时候在爷爷的写字间里也见过这种老式账簿。至于用柴爿码子表达年月日的方式,因为是习惯使然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爷爷这样的老先生还在使用。

旧时,小到民间的各种契约、当票、银票、簿记、书信,大到朝廷、官府的公文、官帖、官报,凡是涉及到数字的,都有可能使用数码字。如“钱”改“克”之前的中医药方,如砌屋时木匠师傅在柱、梁、檩等木制构件上所作的记号,如官府文札上的落款日期等。今天,我们还能从历史的档案中、从老房子的横梁上、从许许多多实物的遗存中见到这些痕迹。最近,余姚市档案局(馆)编纂出版的《清代档案图集》一书,其中所收集到的资料图片,就有很多表示计数或表达年月日的数码字。

尽管数码字在大陆消失已久,所幸的是,那些东南亚国家以及港、台等地区,偶尔还有它们的存在。香港至今将数码字(苏州码子)作为小学数学课的内容之一,把它称作“中国古代数字符号”,从而保留了这一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。

### 数码字(柴爿码子)与阿拉伯数字对照表

中国数码字				×	⊗	一	二	三	文	十
阿拉伯数字	1	2	3	4	5	6	7	8	9	10

## 也说“逐魂”

赵淑萍

有次听到一对夫妻吵架,妻子骂丈夫:“你怎么跟逐魂一样?”“逐魂”是什么?当时不明就里,凭直觉不是一句好话。果然,老宁波告诉我,“逐魂”,也称之为“猫头逐魂”,就是猫头鹰。猫头鹰,古时称“枭”或“鸱鸺”,民间又称“夜猫子”。猫头鹰昼伏夜行,白天睡觉,一只眼睛睁着,一只眼睛眯着。所以,看着丈夫萎靡不振的样子,妻子气不打一处来,就骂他“逐魂”。有时候,一个人行迹很怪,不大方,不合群,阴阳怪气,也会被人说成“逐魂头”。

宁波老话中还有“逐魂装翠鸟,毛羽欠细巧。老毛不肯褪,仍旧是逐魂”的民谣。猫头鹰和翠鸟,那简直有天壤之别。在中国人的审美中,猫头鹰长得又丑又怪。翠鸟呢,身形娇小,羽毛翠蓝发亮,令人喜爱。再说叫声,翠鸟的叫声清脆动听,而夜间猫头鹰的叫声,令人毛骨悚然。所以民间流传着“夜猫子进宅,无事不来”、“不怕夜猫子叫,就怕夜猫子笑”的说法。

想想猫头鹰也够冤枉的,它在夜间捕田鼠,吃蝗虫,其实是一种益鸟。就因为长得难看,叫声难听,被人嫌恶如此。

前几年,鄞州作家朱平江出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猫头鹰又叫了》。猫头鹰的叫声总是出现在情节急转、主人公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。一次次叫,主人公家里一次次遭难。那部小说,本来就有许多富有宁波地域特色的习俗和民谣在里面,而猫头鹰的意象,更是令人印象深刻。

兴之所至,查阅有关“逐魂”的知识。原来,西方国家也多有厌憎它的。《巴黎圣母院》中就有一句话:“鸱枭不愿飞进云雀的巢里去。”因为云雀象征着自由,而鸱枭象征着死亡。

但是,也有人喜欢猫头鹰的。鲁迅在1924年写了《我的失恋——拟古的新打油诗》。这是一首颇让人费解的诗。诗中,爱人赠送的是百蝶巾、双燕图、金表索、玫瑰花,而“我”回赠的是:猫头鹰、冰糖壶卢(葫芦)、发汗药和赤练蛇。是反衬?是对比?是别有深意?有一种说法,说是鲁迅借此暗讽“诗哲”徐志摩。而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解释说,鲁迅的回赠物并不是信口胡诌,“猫头鹰本是他自己所钟爱的,冰糖壶卢是爱吃的,发汗药是常用的,赤练蛇也是爱看的……”沈尹默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,说鲁迅“在大庭广众中,时会凝然冷坐,不言不笑,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,毛发蓬蓬然,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,叫猫头鹰。这个鸟和壁虎,鲁迅对于它们都不甚讨厌,实际上,毋宁说,还有点喜欢”。鲁迅在设计书的封面时画过猫头鹰,小说中,多次提到了尖利的声音像“鸱”,那是真实的“恶言”,是呐喊的声音。

在古希腊,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,它是智慧之神雅典娜身边的圣鸟。日本人也把猫头鹰视为福鸟,还把它选作长野冬奥会的吉祥物,代表着吉祥和幸福。还有些地方用猫头鹰作图腾或纹身纹猫头鹰的。

同样的事物,从不同角度去看,会有截然相反两种态度。在对待一些老话、老俗时,我们也应该有一种思辨的眼光。

人文 总第 5655 期
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

永均益吞世界

## 益往直前

12

中午过了以后,我实在顶不住了,就把海事卫星电话接上,也把那个平常时通时不通的“二哥大”开机了。没过多久,台里的暴风骤雨就通过各种通信设备穿越千里,劈头盖脸地朝着我们来了。

首先就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的电话,我从来没听过他这么严厉这么恼火的语气,一上来就直接问:“你们怎么回事!电话不通,人也不见了!”

我连忙跟他解释,还是那套“不靠谱本地雇员携护照失踪”的说辞:“我确实没护照,走不了,一上午就忙这事儿呢,‘二哥大’也没电,刚刚充上电。”

李挺主任直接说,不行,外交部来电话了,台里也是这么个决定,你们还是得走,不能不撤。

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搪塞一下,反复解释说,没有护照,走不了,再说还有工作没干完,总算把李挺主任搪塞过去了。又接了一串领导的电话,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相信那个故事了,越说越真诚的感觉。

结果,到了傍晚的时候,我们的副台长罗明亲自打电话来问情况,我故意很无奈地说:“没找到,那个人真的不知道现在跑到哪儿了,我确实走不了啊。”

罗台的语气很平静,也很坚定,他说:“没关系,安全重要,我们跟外交部商量的,跟约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交流过,你们没有护照没关系,现在就走,在边境口岸那里可以补办手续,外交部会为你们做证明。这一点,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门跟伊拉克当局、外交部门和军警部门沟通好了,他们承诺放行,所以你们现在就动身。”

我想,我拙劣的谎言大概是没有办法撑到最后了,但我还想挣扎一下,还在纠结一些细节,又说阿布拿了我们的很多素材,又说他身上还有我们的钱。

最后,罗台在电话里,非常郑重地跟我说:“小水,你别说了,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。但是你别说了,撤退不仅仅是央视一家的决定,你可以理解为,这是国家的决定。现在台里的领导和同事,都很担心你们的安全,有很多热心观众也打电话来,询问你们什么时候撤回国内。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很多,你如果坚持现在不走,我可以告诉你,台里决定,你们以后所有的报道,我们都不会播出,你们不会从伊拉克发出任何报道。”

我切实体会到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的含

义,便是在听到这句话之后。我感觉自己紧绷的精神慢慢瓦解,坚韧的躯体开始逐节崩溃。作为一个记者,我看到再多,听到再多,采访得再翔实生动,没有报道的平台,一切工作就都丧失了意义。

我想要赖下来,是想要报道这场历史性的战争,不是想留在伊拉克举一面标榜自我的旗帜。我不怕死,也不怕违抗命令,我和我的伙伴想必都是如此。但是,我很害怕,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义。

在新闻中心二楼那个狭小的帐篷里,我将一切向我的战友们和盘托出,冀惠彦听了以后,两眼茫然,不住地叹气;杨小勇也不说话,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摆弄那些器材。那种心情,与其说是沮丧,不如用绝望来形容,更加恰当一些。

谁都不想离开这块新闻的阵地,不想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将会被记载的大战前缺席,但我们现在就是要鼓起勇气,自己打自己一闷棍,然后让灵魂出窍,把自己拖走。

那天晚上,没有晚饭,其实一天也没怎么吃饭,有那么一个小时,我们仨坐在帐篷里相对无语,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谁也不愿意先说出那个“走”字。最后杨小勇特别无奈地说:“你是领队,你说吧,总要有个人拿主意的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